

红楼旧事

◎莫河

人生太匆匆，不知拥有多少底美好的往昔，就像春梦了无痕般的，即刻的从瞬息间一涌而去。但人世间，也有些生活痕迹，深深的烙印在心窝，挥也挥不掉，这些都是值得珍藏的，也更是值得回忆的……

有些旧事，就近在咫尺，出现在眼前；但也有些往事，已是星移月变，想挽留在生命里，也是不可能底事，有时连点滴的痕迹也不复存在，勉强也是不济于事的。

在生命的变侧过程、酝酿、发酵当中，有诸多的记忆已远去，我不想多费心思的把它寻回。过去的往昔，就让它随岁月的波涛，渐行渐失去吧，这都不足于惋惜的。目前能停滞心头深处的，尚有少许的鳞爪记忆，是谁也不能轻易地把它从生命底记忆里挖去。我忆起七把手枪的故事……

(一)七把手枪

七把手枪的影子，牢牢地、紧紧地绑系在苍老的胸襟处，直至今天……

当1942年，日军战败后，从昭南岛撤离时，在樟宜空军兵营遗留下许多枪械，搁置在大炮旁。这尊大炮，屹立于颇高的山坡上，炮筒直直瞄准向蔚蓝的大海。凡是一切战舰驶向海峡时，都逃

脱不了它底魔掌。因此英军自认为它是海上的堡垒，更是攻不破的铜身铁骨。但是英军万万预想不到，日本军队却从暹罗直进吉兰丹的哥达峇鲁，从陆路长驱直入新山，占领了新加坡。新加坡在一片火海里沦陷了。人们在暗无天日的苦难中挨了三年零八个月。

那个时刻，父亲是樟宜军官俱乐部的首席厨师，也携带着我们一家人，来到樟宜兵营，我第一次见到了大海，接近了大海。

记得当时我只有八九岁的孩童，除了坐在军营的斜坡上，了望英国战舰从眼前缓缓驶过，渐渐地消失在远处的蓝海。我拥有着奇异的梦想……

有一日，阳光从树干的枝丫间照耀着，我攀登上那道斜坡，坐在大炮的炮礮处，周围都抛满了枪械，一排排的子弹，一箱箱的手榴弹、莱福枪、手提机关枪、短枪……散搁在炮台周围。我并没有惶恐失措，我还握着手枪，提起机关枪指向天空。因此枪，在我小小的心灵处，刻下一道深深的记忆。

后来，在英国殖民地的统治下，我又见到了枪。那是在上中一时，我底家居居住在乡村，村子里四处都长满果树，微风轻轻地从山岭上飘来，迎送来阵阵凉意，夜晚的村落，静谧得几乎可以倾